

漢書/卷096下



以2024年9月10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

烏孫國

烏孫國，大昆彌治赤谷城，去長安八千九百里。戶十二萬，口六十三萬，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。相，大祿，左右大將二人，侯三人，大將、都尉各一人，大監二人，大吏一人，捨中大吏二人，騎君一人。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。地莽平。多雨，寒。山多松櫟。不田作種樹，隨畜逐水草，與匈奴同俗。國多馬，富人至四五千匹。民剛惡，貪狼無信，多寇盜，最為強國。故服匈奴，後盛大，取羈屬，不肯往朝會。東與匈奴、西北與康居、西與大宛、南與城郭諸國相接。本塞地也，大月氏西破走塞王，塞王南越縣度。大月氏居其地。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，大月氏徙西臣大夏，而烏孫昆莫居之，故烏孫民有塞種、大月氏種雲。

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，今烏孫雖強大，可厚賂招，令東居故地，妻以公主，與為昆弟，以制匈奴。語在《張騫傳》。武帝即位，令騫繼金幣住。昆莫見騫如單于禮，騫大慚，謂曰：「天子致賜，王不拜，則還賜。」昆莫起拜，其他如故。

初，昆莫有十餘子，中子大祿強，善將，將眾萬餘騎別居。大祿兄太子，太子有子曰岑陬。太子蚤死，謂昆莫曰：「必以岑陬為太子。」昆莫哀許之。大祿怒，乃收其昆弟，將眾畔，謀攻岑陬。昆莫與岑陬萬餘騎，令別居，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。國分為三，大總羈屬昆莫。騫既致賜，諭指曰：「烏孫能東居故地，則漢遣公主為夫人，結為昆弟，共距匈奴，不足破也。」烏孫遠漢，未知其大小，又近匈奴，服屬日久，其大臣皆不欲徙。昆莫年老國分，不能專制，乃發使送騫，因獻馬數十匹報謝。其使見漢人眾富厚，歸其國，其國後乃益重漢。

匈奴聞其與漢通，怒欲擊之。又漢使烏孫，乃出其南，抵大宛、月氏，相屬不絕。烏孫於是恐，使使獻馬，願得尚漢公主，為昆弟。天子問群臣，議許，曰：「必先內聘，然後遣女。」烏孫以馬千匹聘。漢元封中，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，以妻焉。賜乘輿服御物，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，贈送甚盛。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。匈奴亦遣女妻昆莫，昆莫以為左夫人。

公主至其國，自治宮室居，歲時一再與昆莫會，置酒飲食，以幣、帛賜王左右貴人。昆莫年老，言語不通，公主悲愁，自為作歌曰：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遠托異國兮烏孫王。穹廬為室兮旃為牆，以肉為食兮酪為漿。居常土思兮心內傷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。」天子聞而憐之，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。

昆莫年老，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。公主不聽，上書言狀，天子報曰：「從其國俗，欲與烏孫共滅胡。」岑陬

遂妻公主。昆莫死，岑陬代立。岑陬者，官號也，名軍須靡。昆莫，王號也，名獵驕靡。後書「昆彌」雲。岑陬尚江都公主，生一女少夫。公主死，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，妻岑陬。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，岑陬且死，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，曰：「泥靡大，以國歸之。」

翁歸靡既立，號肥王，復尚楚主解憂，生三男兩女：長男曰元貴靡；次曰萬年，為莎車王；次曰大樂，為左大將；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；小女素光為若呼翁侯妻。

昭帝時，公主上書，言：「匈奴發騎田車師，車師與匈奴為一，共侵烏孫，唯天子幸救之！」漢養士馬，議欲擊匈奴。會昭帝崩，宣帝初即位，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，言：「匈奴復連發大兵侵兵烏孫，取車延、惡師地，收人民去，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，欲隔絕漢。昆彌願發國半精兵，自給人馬五萬騎，盡力擊匈奴。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、昆彌。」漢兵大發十五萬騎，五將軍分道並出。語在《匈奴傳》。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，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人，至右谷蠡王庭，獲單于父行及嫂、居次、名王、犁水於都尉、千長、騎將以下四萬級，馬、牛、羊、驢、橐駝七十餘萬頭，烏孫皆自取所虜獲。還，封惠為長羅侯。是歲，本始三年也。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。

元康二年，烏孫昆彌因惠上書：「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，得令復尚漢公主，結婚重親，畔絕匈奴，原聘馬、騾各千匹。」詔下公卿議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：「烏孫

絕域，變故難保，不可許。」上美烏孫新立大功，又重絕故業，遣使者至烏孫，先迎取聘。昆彌及太子、左右大將、都尉皆遣使，凡三百餘人，入漢迎取少主。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，置官屬侍御百餘人，捨上林中，學烏孫言。天子自臨平樂觀，會匈奴使者、外國君長大角抵，設樂而遣之。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為副，凡持節者四人，送少主至郭煌。未出塞，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，烏孫貴人共從本約，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靡，號狂王。惠上書：「願留少主郭煌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靡，還迎少主。」事下公卿，望之復以為：「烏孫持兩端，難約結。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，恩愛不親密，邊竟未得安，此已事已驗也。令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，信無負於夷狄，中國之福也。少主不止，徭役將興，其原起此。」天子從之，征還少主。

狂王復尚楚主解憂，生一男鴟靡，不與主和，又暴惡失眾。漢使衛司馬魏和意、副侯任昌送侍子，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，易誅也。遂謀置酒會，罷，使士拔劍擊之。劍旁下，狂王傷，上馬馳去。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、昌及公主於赤谷城。數月，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，乃解去。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，賜金二十斤，采繒。因收和意、昌系鎖，從尉犁檻車至長安，斬之。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，主不服，叩頭謝，張翁捽主頭罵詈。主上書，翁還，坐死。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，狂王從十餘騎送之。都還，坐知狂王當誅，見便不發，下蠶室。

初，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，狂王傷時驚，與諸翁侯俱去，居北山中，揚言母家匈奴兵來，故眾歸之。後遂

襲殺狂王，自立為昆彌。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郭煌，遣使者案行表，穿卑鞞侯井以西，欲通渠轉谷，積居廬倉以討之。

初，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，習事，嘗持漢書為公主使，行賞賜於城郭諸國，敬信之，號曰馮夫人。為烏孫右大將妻，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，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，以漢兵方出，必見滅，不如降。烏就屠恐，曰：

「願得小號。」宣帝征馮夫人，自問狀。遣謁者竺次、期門甘延壽為副，送馮夫人。馮夫人錦車持節，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，立元貴靡為大昆彌，烏就屠為小昆彌，皆賜印綬。破羌將軍不出塞還。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翁侯民眾，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，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，大昆彌戶六萬餘，小昆彌戶四萬餘，然眾心皆附小昆彌。

元貴靡、鴟靡皆病死，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，願得歸骸骨，葬漢地。天子聞而迎之，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。是歲，甘露三年也。時年且七十，賜以公主田宅、奴婢，奉養甚厚，朝見儀比公主。後二歲卒，三孫因留守墳墓雲。

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，弱，馮夫人上書，願使烏孫鎮撫星靡。漢遣之，卒百人送焉。都護韓宣奏，烏孫大吏、大祿、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，以尊輔大昆彌，漢許之。後都護韓宣復奏，星靡怯弱，可免，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，漢不許。後段會宗為都護，招還亡畔，安定之。

星靡死，子雌栗靡代。小昆彌烏就屠死。子拊離代立，為弟日貳所殺。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。日貳亡，阻康居。漢徙已校屯姑墨，欲候便討焉。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，刺殺之。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，繒三百匹。

後安日為降民所殺，漢立其弟末振將代。時大昆彌雌栗靡健，翁侯皆畏服之，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，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。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並，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。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，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，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。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。久之，大昆彌翁侯難棲殺末振將，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。漢恨不自誅末振將，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。還，賜爵關內侯。是歲，元延二年也。

會宗以翁侯難棲殺末振將，雖不指為漢，合於討賊，奏以為堅守都尉。責大祿、大吏、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，奪金印紫綬，更與銅墨雲。末振將弟卑爰憲本共謀殺大昆彌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，謀欲借兵兼併兩昆彌。兩昆彌畏之，親倚都護。

哀帝元壽二年，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，漢以為榮。至元始中，卑爰憲殺烏日領以自效，漢封為歸義侯。兩昆彌皆弱，卑爰憲侵陵，都護孫建襲殺之。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，漢用憂勞，且無寧歲。

姑墨國

姑墨國，王治南城，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。戶二千二百，口二萬四千五百，勝兵四千五百人。姑墨侯、輔國侯、都尉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，南至於闐馬行十五日，北與烏孫接。出銅、鐵、雌黃。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。王莽時，姑墨王丞殺溫宿王，並其國。

溫宿國

溫宿國，王治溫宿城，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，戶二千二百，口八千四百，勝兵千五百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騎君、譯長各二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，西至尉頭三百里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。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。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。

龜茲國

龜茲國，王治延城，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。戶六千九百七十，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，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。大都尉丞、輔國侯、安國侯、擊胡侯、卻胡都尉、擊車師都尉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騎君、左右力輔君各一人，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，卻胡君三人，譯長四人。南與精絕、東南與且末、西南與杆彌、北與烏孫、西與姑墨接。能鑄冶，有鉛。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。

烏壘，戶百一十，口千二百，勝兵三百人。城都尉、譯長各一人。與都護同治。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。

渠犁，城都尉一人，戶百三十，口千四百八十，勝兵百五十人。東北與尉犁、東南與且末、南與精絕接。西有河，至龜茲五百八十里。

自武帝初通西域、置校尉，屯田渠犁。是時，軍旅連出，師行三十二年，海內虛耗。征和中，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。上既悔遠征伐，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：「故輪台東捷枝、渠犁皆故國，地廣，饒水草，有溉田五千頃以上，處溫和，田美，可益通溝渠，種五穀，與中國同時孰。其旁國少錐刀，貴黃金采繒，可以易谷食，宜給足不乏。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，置校尉三人分護，各舉圖地形，通利溝渠，務使以時益種五穀，張掖、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，屬校尉，事有便宜，因騎置以聞。田一歲，有積穀，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，就畜積為本業，益墾溉田，稍築列亭，連城而西，以威西國，輔烏孫，為便。臣謹遣征事臣昌分部行邊，嚴敕太守、都尉明烽火，選士馬，謹斥候，蓄芟草。願陛下遣使使西國，以安其意。臣昧死請。」

上乃下詔，深陳既往之悔，曰：

前有司奏，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獨也。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。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，前開陵侯擊車師

時，危須、尉犁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，發畜食迎漢軍，又自發兵，凡數萬人，王各自將，共圍車師，降其王。諸國兵便罷，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。漢軍破城，食至多，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，強者盡食畜產，羸者道死數千人。朕發酒泉驢、橐駝負食，出玉門迎軍。吏卒起張掖，不甚遠，然尚廝留其眾。曩者，朕之不明，以軍候弘上書言「匈奴縛馬前後足，置城下，馳言『秦人，我匈若馬』」，又漢使者久留不還，故興遣貳師將軍，欲以為使者威重也。古者卿大夫與謀，參以蓍龜，不吉不行。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、諸大夫、郎為文學者，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、趙破奴等，皆以「虜自縛其馬，不祥甚哉！」或以為「欲以見強，夫不足者視人有餘。」《易》之，卦得《大過》，爻在九五，匈奴困敗。公車方士、太史治星望氣，及太卜龜

著，皆以為吉，匈奴必破，時不可再得也。又曰：「北伐行將，於釜山必克。」卦諸將，貳師最吉。故朕親發貳師下釜山，詔之必毋深入。今計謀卦兆皆反繆。重合侯得虜候者，言：「聞漢軍當來，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。單于遺天子馬裘，常使巫祝之。縛馬者，詛軍事也。」又卜「漢軍一將不吉」。匈奴常言：「漢極大，然不能飢渴，失一狼，走千羊。」

乃者貳師敗，軍士死略離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請遠田輪臺，欲起亭隧，是擾勞天下，非所以優民也。今朕不忍聞。大鴻臚等又議，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賞以報忿，五伯所弗能為也。且匈奴得漢降者，常提掖搜索，問以所聞。今邊塞未正，闌出不禁，障候長吏使卒獵獸，以皮肉為利，卒苦而烽火乏，失亦上集不得，後降者來，若捕生

口虜，乃知之。當今務在禁苛暴，止擅賦，力本農，修馬復令，以補缺，毋乏武備而已。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，與計對。、

由是不復出軍。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，以明休息，思富養民也。

初，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，還過杆彌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。廣利責電茲曰：「外國皆臣屬於漢，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？」即將賴丹入至京師。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，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，將軍田輪台，輪台與渠犁地皆相連也。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：「賴丹本臣屬吾國，今佩漢印綬來，迫吾國而田，必為害。」王即殺賴丹，而上書謝漢，漢未能征。

宣帝時，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，便宜發諸國兵，合五萬人攻龜茲，責以前殺校尉賴丹。龜茲王謝曰：「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，我無罪。」執姑翼詣惠，惠斬之。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，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，過龜茲。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，未還。會女過龜茲，龜茲王留不遣，復使使報公主，主許之。後公主上書，願令女比宗室入朝，而龜茲王絳賓亦受其夫人，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，願與公主女俱入朝。元康元年，遂來朝賀。王及夫人皆賜印綬。夫人號稱公主，賜以車騎旗鼓，歌吹數十人，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。留且一年，厚贈送之。後數來朝賀，樂漢衣服制

度，歸其國，治宮室，作檄道周衛，出入傳呼，撞鐘鼓，如漢家儀。外國胡人皆曰：「驢非驢，馬非馬，若龜茲王，所謂騾也。」絳賓死，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，成、哀帝時往來尤數，漢遇之亦甚親密。

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。

尉犁國

尉犁國，王治尉犁城，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。戶千二百，口九千六百，勝兵二千人。尉犁侯、安世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擊胡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，南與鄯善、且未接。

危須國

危須國，王治危須城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。戶七百，口四千九百，勝兵二千人。擊胡侯、擊胡都尉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騎君、擊胡君、譯長各一人。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，至焉耆百里。

焉耆國

焉耆國，王治員渠城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。戶四千，口三萬二千一百，勝兵六千人。擊胡侯、卻胡侯、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擊胡左右君、擊車師君、歸義車師君各一人，擊胡都尉、擊胡君各二人，譯長三人。

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，北與烏孫接。近海水多魚。

烏貪訾離國

烏貪訾離國，王治於婁谷，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。戶四十一，口二百三十一，勝兵五十七人。輔國侯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東與單桓、南與且彌、西與烏孫接。

卑陸國

卑陸國，王治天山東乾當國，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。戶二百二十七，口千三百八十七，勝兵四百二十二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譯長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。

卑陸後國

卑陸後國，王治番渠類谷，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。戶四百六十二，口千一百三十七，勝兵三百五十人。輔國侯、都尉、譯長各一人，將二人。東與郁立師、北與匈奴、西與劫國、南與車師接。

郁立師國

郁立師國，王治內咄谷，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。戶百九十，口千四百四十五，勝兵三百三十一人。輔國侯、

左右都尉、譯長各一人，東與車師後城長、西與卑陸、北與匈奴接。

單桓國

單桓國，王治單桓城，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。戶二十七，口百九十四，勝兵四十五人。輔國侯、將、左右都尉、譯長各一人。

蒲類國

蒲類國，王治天山西疏榆谷，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。戶三百二十五，口二千三十二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。

蒲類後國

蒲類後國，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國。戶百，口千七十，勝兵三百三十四人，輔國侯、將、左右都尉、譯長各一人。

西且彌國

西且彌國，王治天山東於大谷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。戶三百三十二，口千九百二十六，勝兵七百三十八

人。西且彌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。

東且彌國

東且彌國，王治天山東兌虛谷，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。戶百九十一，口千九百四十八，勝兵五百七十二人。東且彌侯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。

劫國

劫國，王治天山東丹渠谷，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。戶九十九，口五百，勝兵百一十五人。輔國侯、都尉、譯長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。

狐胡國

狐胡國，王治車師柳谷，去長安八千二百里。戶五十五，口二百六十四，勝兵四十五人。輔國侯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。

山國

山國，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。戶四百五十，口五千，勝兵千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譯長各一

人。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，東南與鄯善、且末接。山出鐵，民出居，寄田糴谷於焉耆、危須。

車師國

車師前國，王治交河城。河水分流繞城下，故號交河。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。戶七百，口六千五十，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。輔國侯、安國侯、左右將、都尉、歸漢都尉、車師君、通善君、鄉善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。

車師後國，王治務塗谷，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。戶五百九十五，口四千七百七十四，勝兵千八百九十人。擊胡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道民君、譯長各一人。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。

車師都尉國，戶四十，口三百三十三，勝兵八十四人。

車師後城長國，戶百五十四，口九百六十，勝兵二百六十人。

武帝天漢二年，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，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，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，漢兵不利，引去。征和四年，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，道過車師北，復遣開陵侯將樓蘭、尉犁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，勿令得遮重合侯。諸國兵共圍車師，車師王降服，臣屬漢。

昭帝時，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。宣帝即位，遣五將將兵擊匈奴，車師田者驚去，車師復通於漢。匈奴怒，召其太子軍宿，欲以為質。軍宿，焉耆外孫，不欲質匈奴，亡走焉耆。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。及烏貴立為王，與匈奴結婚姻，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。

地節二年，漢遣侍郎鄭吉、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犁，積穀，欲以攻車師。至秋收谷，吉、喜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，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，攻交河城，破之。王尚在其北石城中，未得，會軍食盡，吉等且罷兵，歸渠犁田。收秋畢，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。王聞漢兵且至，北走匈奴求救，匈奴未為發兵。王來還，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，恐不見信。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，斬首，略其人民，以降吉。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，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。

匈奴聞車師降漢，發兵攻車師，吉、喜引兵北逢之，匈奴不敢前。吉、喜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，吉等引兵歸渠犁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，乃輕騎奔烏孫，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。東奏事，至酒泉，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，益積穀以安西國，侵匈奴。吉還，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，賞賜甚厚，每朝會四夷，常尊顯以示之。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。得降者，言單于大臣皆曰：「車師地肥美，近匈奴，使漢得之，多田積穀，必害人國，不可不爭也。」果遣騎來擊田者，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，匈奴復益遣騎來，漢田卒少不能當，保車師城中。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：「單于必爭此地，不可田也。」圍城數日乃解。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，吉上書言：「車師去渠犁千餘

里，間以河山，北近匈奴，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，願益田卒。」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，可且罷車師田者。詔遣長羅侯將張掖、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，揚威武車師旁。胡騎引去，吉乃得出，歸渠犁，凡三校尉屯田。

車師王之走烏孫也，烏孫留不遣，遣使上書，願留車師王，備國有急，可從西道以擊匈奴。漢許之。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，立以為王，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，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。車師王得近漢田官，與匈奴絕，亦安樂親漢。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，求車師王烏貴，將詣闕，賜第與其妻子居。是歲，元康四年也。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，居車師故地。

元始中，車師後王國有新道，出五船北，通玉門關，往來差近，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裡半，避白龍堆之厄。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為拄置，心不便也。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，曾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，召姑句使證之，不肯，系之。姑句數以牛羊賂吏，求出不得。姑句家矛盾生火，其妻股紫暈謂姑句曰：「矛盾生火，此兵氣也，利以用兵。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，今久系必死，不如降匈奴。」即馳突出高昌壁，入匈奴。

又去胡來王唐兜，國比大種赤水羌，數相冠，不勝，告急都護。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，唐兜困急，怨欽，東守玉門關。玉門關不內，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。匈奴受之，而遣使上書言狀。是時，新都侯王莽秉政，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，告單于西域內屬，不當得受。單于謝屬。執二王以付使者。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

奴界上逢受。單于遣使送，因請其罪。使者以聞，莽不聽，詔下會西域諸國王，陳軍斬姑句、唐兜以示之。

至莽篡位，建國二年，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，當出西域。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，與其右將股鞮、左將屍泥支謀曰：「聞甄公為西域太伯，當出，故事給使者牛、羊、谷、芻茭，導譯，前五威將過，所給使尚未能備。今太伯復出，國益貧，恐不能稱。」欲亡入匈奴。戊己校尉刀護聞之，召置離驗問，辭服，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埽婁城。置離人民知其不還，皆哭而送之。至，欽則斬置離。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，驅畜產，舉國亡降匈奴。

是時，莽易單于璽，單于恨怒，遂受狐蘭支降，遣兵與共寇擊車師，殺後城長，傷都護司馬，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。時戊己校尉刀護病，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。史終帶取糧食，司馬丞韓玄領諸壁，右曲候任商領諸壘，相與謀曰：「西域諸國頗背叛，匈奴欲大侵。要死。可殺校尉，將人眾降匈奴。」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，脅諸亭令燔積薪，分告諸壁曰：「匈奴十萬騎來人，吏士皆持兵，後者斬！」得三四百人，去校尉府數里止，晨火然。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，良等隨人，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、諸昆弟子男，獨遺婦女小兒。止留戊己校尉城，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，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。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。單於以良、帶為烏賁都尉。

後三歲，單于死，弟烏累單于鹹立，復與莽和親。莽遣使者多繼金幣賂單于，購求陳良、終帶等。單于盡收四

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，皆械檻車付使者。到長安，莽皆燒殺之。其後莽復欺詐單于，和親遂絕。匈奴大擊北邊，而西域瓦解。焉耆國近匈奴，先叛，殺都護但欽，莽不能討。

天鳳三年，乃遣五威將王駿、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，諸國皆郊迎，送兵谷，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。駿等將莎車、龜茲兵七千餘人，分為數部入焉耆，焉耆伏兵要遮駿。及姑墨、尉犁、危須國兵為反間，還共襲擊駿等，皆殺之。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，後至焉耆。焉耆兵未還，欽擊殺其老弱，引兵還。莽封欽為劉鬚子。李崇收余士，還保龜茲。數年莽死，崇遂沒，西域因絕。

最凡國五十。自譯長、城長、君、監、吏、大祿、百工、千長、都尉、且渠、當戶、將、相至侯、王，皆佩漢印綬，凡三百七十六人。而康居、大月氏、安息、罽賓、烏弋之屬，皆以絕遠不在數中，其來貢獻則相與報，不督錄總領也。

贊

贊曰：孝武之世，圖制匈奴，患者兼從西國，結黨南羌，乃表河西，列四郡，開玉門，通四域，以斷匈奴右臂，隔絕南羌、月氏。單于失援，由是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

遭值文、景玄默，養民五世，天下殷富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。故能睹犀布、玳瑁則建珠崖七郡，感枸醬、竹

杖則開牂柯、越騫，聞天馬、蒲陶則通大宛、安息。自是之後，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於後宮，薄梢、龍文、魚目、汗血之馬充於黃門，巨像、師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於外囿。殊方異物，四面而至。於是廣開上林，穿昆明池，營千門萬戶之宮，立神明通天之台，興造甲乙之帳，落以隨珠和璧，天子負黼依，襲翠被，馮玉幾，而處其中。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，作《巴俞》都盧、海中《碣極》、漫衍魚龍、角抵之戲以觀視之。及賂遺贈送，萬里相奉，師旅之費，不可勝計。至於用度不足，乃榷酒酤，管鹽鐵，鑄白金，造皮幣，算至車船，租及六畜。民力屈，財力竭，因之以凶年，寇盜並起，道路不通，直指之使始出，衣繡杖斧，斷斬於郡國，然後勝之。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，而下哀痛之詔，豈非仁聖之所悔哉！且通西域，近有龍堆，遠則蔥嶺，身熱、頭痛、懸度之厄。淮南、杜欽、揚雄之論，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，絕外內也。《書》曰「西戎即序」，禹即就而序之，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。

西域諸國，各有君長，兵眾分弱，無所統一，雖屬匈奴，不相親附。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，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。與漢隔絕，道裡又遠，得之不為益，棄之不為損。盛德在我，無取於彼。故自建武以來，西域思漢威德，鹹樂內屬。唯其小邑鄯善、車師，界迫匈奴，尚為所拘。而其大國莎車、于闐之屬，數遣使置質於漢，願請屬都護。聖上遠覽古今，因時之宜，羈縻不絕，辭而未許。雖大禹之序西戎，周公之讓白雉，太宗之卻走馬，義兼之矣，亦何以尚茲！



本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远远超过100年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Liouxiao
- Lauhonwaiabc
- 周子仪
- CES1596
- NemoKoo
- Rocket000

- Jdx
- Boris23
- KABALINI
- Bromskloss
- Tene~commonswiki
- AzaToth
- Bender235
- PatríciaR
- Dbenbenn

-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 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 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 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